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四十六回 龍潭莊董超捉人

卻說董超辭別母妻，同余謙奔江南而去。在路非止一日，那日來到龍潭，余謙乃是熟路，引董超直奔龍潭莊。來到護莊橋，董超立住身道：“余大叔，你先進去，咱家在此等候大叔，向他說明：你親自出來喚我，我纔進莊；若別人相喚，就是強盜了！我就溜去逃命！”余謙道：“你也說得是，待我先進去說吧。”邁步過橋，行至大門，門上人道：“余大叔，你回來了。”余謙道：“回來了。”余謙問道：“老爹可在家麼？”門上人道：“山東花老爹同任大爺、揚州徐松朋大爺，都在這裏客廳內談論。”余謙不用通稟，一直進門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因事急，先來通知鮑老爹，打探明白，到揚州通報徐大爺，不料徐大爺也在此地，兩得其便。”來到內客廳，眾人一見余謙回來，盡皆失驚，連忙問道：“你怎麼回來這等急切？你大爺今在何處？”余謙聽罷，不禁放聲大哭，說道：“在路上又惹出禍來了。”花振芳有翁婿之親，最是驚慌，忙問道：“惹出什麼禍來了？”余謙將路過巴九爺寨，誤傷少爺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巴九爺兄弟四人，聞說傷了姪兒，盡皆怒目豎眉，大怒道：“我們弟兄九人祇此一子，今被傷死，豈肯干休？先殺其僕，而後尋其主。”欲奔余謙。鮑自安道：“諸位賢弟，且莫動怒。事要論輕重，評是非，不是一味動狠的。且在我舍下，如何動得粗？即要代姪報仇，到別處再講，今日暫停。”巴氏弟兄見鮑自安有護衛余謙神情，在他一畝地份內，竟不能行粗，遂含怒而坐。鮑自安道：“方纔不聽見余大叔說：是令姪無故率領多人舉棍相害。曾聽說當場不讓父，舉手不容情。駱大爺若不動手，竟候著令姪打死吧，他的命竟一個錢也不值！我也素聞令姪不過長了一個蠢漢，比不得駱大爺那一塊，近來大爺又是令甥婿。今既誤傷令姪，叫駱大爺日後孝敬孝敬賢昆仲就是了。”巴氏弟兄素亦受知駱宏勛，今被鮑自安一番話說得近理，各皆下氣。花振芳因有翁婿之情，干礙開口，祇一言不發，見鮑自安勸解巴氏弟兄，氣已稍平，遂問道：“誤傷巴氏之後怎樣了？”余謙道：“主僕恐寨內人追趕，遂奔老寨。酸棗林路徑曲折，錯向胡家寨走去；幸遇先老爺門生、金鞭胡理大爺，留至家中商議，叫我主人速回江南，相請鮑老爹赴山東，與巴九爺商議；又請了胡理二爺來，開長葉嶺口，令我主僕奔逃蒼落方至黃花舖，住了歇店；半夜天降大雨，次日不能行走，祇得在店內住；店門對面是歷城縣的公館，那縣官就是賀世賴；他看見我主僕在，暗暗約同恩縣唐老爺，率領兩縣人役，將大爺硬誣為盜，打得筋骨寸傷；彼時，小的在後園出恭，多虧店小二通信，越牆逃脫；欲回江南，送信徐大爺、鮑老爹，生法救主；已行三十里，在林內歇息，想投江南，但相隔千里，身邊分文全無，如何能行？意欲林中尋死，又料大爺不知，反道我忘恩負義，又不知逃奔何處去了！實在無奈，仍回歷城自投，與主人同死；將到歷城，路遇大爺堂兄寶王和尚，要去拜見狄仁杰千歲；問明來由，將小的帶進衙門，面稟狄千歲；狄千歲發了一枝令箭，差旗牌官董超與我同來，相請鮑老爹，並提私娃一案提審；董超不敢進來，今在莊外候信。”花振芳、徐、任三人聞得駱宏勛被難，俱各墜淚。

惟鮑自安听得狄公差人前來捉他並私娃一案，不覺雄心大怒，忙傳前面听差的人，速將差官捉來，扒出心來下酒。花振芳聞余謙說：鮑自安一到，駱宏勛之冤即伸。乃勸道：“你這老奴才，方纔勸人不要動怒，臨到自家頭上，就不能三思了。即日不過叫你去一個見證，有何人難為你處？你一到案，駱大爺之冤即伸，他主僕豈不感你之恩？何必如此動怒！”鮑自安道：“賢弟不知，自二十年前我就在此居住，從無官差敢進我莊。今若容留此人，豈不壞了例了？又被他人笑我年老無能，受人節制了！”余謙見鮑自安不容董超，遂又跪下說道：“臨來之時，狄千歲諄諄命之，董超無事回，主人亦自無事；若董超有傷，我主僕們亦莫想得活。今老爹若殺董超，就殺小的主僕了。望老爹殺了小的，留下董超性命回去，以抵我主人之罪。”說罷，大哭起來。在此之人，無不下淚。鮑自安是個有情有義、心慈面軟之人，見余謙願死保留董超，一團忠義之心，連忙扶起余謙道：“你既能為主盡忠，我豈不能為友全義！拚著老性命走一遭去罷了！余大叔出去請那差官進來。”余謙歡天喜地，走至護莊橋，請董超進內。董超心懷鬼胎，提心吊膽隨著余謙進來。

到了客廳。眾人相見，分賓主坐下，董超道：“奉上人之命，特請老先生大駕，並提私娃一案，敝上人訊問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久聞狄千歲保國忠良，每欲謁見，無奈因故不便。今有來令，正合我意。私娃案中梅修氏，現為我義女，亦欲代他辨明。狄千歲久歷朝綱，經見自多，今蒙提訊，亦我義女見天之日也。去是要去，祇是無有定期。在下有一心事，今日做了。用日就起身；明日做了，後日就動身；一年做了，就要一年纔起身。少不得屈大駕在舍下等候等候！”董超道：“請問老爹，有何貴幹？倘一時不能做。何不回來再做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我存心離此已久，意欲連家眷一同移居山東。”指著花振芳道：“與這花兄一處同居，離長安路近。就便到京中，將那些擅專國政的奸佞宰殺，替國家除害。這件事，並做了，省得又回來！”董超不敢詢問何事，又說道：“小人在府坐擾，倒也甚好，祇是家中有八十二歲老母衣食無出，如何是好？董超求老爹作主！”鮑自安道：“差官不要心焦，我這事已差人打探去了。如早做就罷了，如要日子長了，每月在下差人送二十兩足紋到府，與老太太使用，如何？”董超因見水旱兩個老兒皆在此地，本不願在此留住。但得保全性命，即是萬幸，那裏還敢推托？鮑老分付擺酒。正在歡飲，祇見濮天鵬兄弟自外而來，走到鮑自安耳邊，低低的說了幾句言語，祇見鮑自安听了大喜。不知他二人說了什麼話？正是：獵人正欲布羅網，飛鳥舞翅自飛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